

散文



随笔

疫情下的探望(上)

作者：寒川(新加坡)



(一)

2020年新春过后不久，母亲以91高寿离开尘世，全家人都随侍在侧，即使远在苏州任职----我的小儿子、媳妇与孙子三人，也能陪老人家最后一程。正当全家人尚在哀痛的当儿，新冠病毒却已悄然来到狮城。

4月7日开始，狮城的生活节奏似乎都变了样。宅在家里，不能与人交往，哪怕是住在不远处的至亲。大家固然遵循政府的指示，配合卫生部门的防疫安全措施，然而防不胜防，真个是满城风雨，人心惶惶....

所幸政府的抗疫防疫有方。从几乎“封城”的阶段，到有限度的“自由”，驿动的心虽然不能远游，不能像以往每年动辄6、7次，甚至十余次的出国；或返乡，或出席文学活动与会议，或参加亲人的婚宴与丧礼，或纯粹访友与旅游，自己固然觉得下岗后的日子既充实又有意义，却因为马不停蹄，有时也感觉挺累的。

疫情肆虐，不得离开岛国，也几乎没有一个国度欢迎疫区的访客；自己犯不着，其实也没有胆量前往。试想想，14天的隔离，难道出国就是关在旅店狭窄的客房

里，“闭门静思”？

踏入2021年，疫情不那么严重时，政府放松了管制条例。一年多来，晨运、聚餐、午茶.....大家似乎忘记了这场战争还在继续。随着阴霾从南亚吹向我国，迈入高警戒解封第二阶段，从8人，迅速退至5人，进而只允许2人结伴，大家又开始关注疫情在我国的传播。

一年来，尽管得重新调整生活方式，尽量宅在家，减少外出，但也不全然与外界隔绝！走进自己住家以外的大门，除了到蔡厝港舍妹住所家祭慈母之外，尊师重道、敬老尊贤，还是不时探访华中戴文锦老师与锡山元老林琼先生。

(二)

戴文锦老师和我住家相距不远。2012年，我受当时武吉知马民众俱乐部管委会主席林顺福委托，领导锡山文艺中心那四年，戴老师经常出席锡山举行的活动，也经常来七英里咖啡店雅聚；我和华中同学在这儿的午间喝茶时光，他也常来师生联谊。

戴老师亦师亦友，我在华中求学时，他是事务主任。手上有一张1968年华中“艺澜”壁报开幕时的照片，我和谢良通、何子煌两位同学在前

头蹲着，背后站着的是郑金发校长与各部门主任；戴老师便是其中一位，好年轻！

半年多来，登门探望戴老师少说也有六、七次。由于家在路口，有意探访的文友和华中校友，都会经过我家，自然也就邀我同行了。记忆中就有这几位：华中同学杨宝进、林有财；南大校友林南进、严文珍夫妇、戴文雪；金门乡亲陈笃汉；文友王燕和他夫婿王运良；华中同学李成利博士、黄良裕；锡山文友郑慧。其中，我和宝进、有财还来了几回，话题除了疫情，更多的还是华中山岗的一草一木。我们也会带来一些书刊，以及见面礼。过后，老师总会在脸上，告诉大家有客到访的喜悦！

戴老师经已83高龄，疫情时期，深居简出，只在周末或星期天，在家人陪伴下到公园接近大自然，呼吸新鲜空气，然后上餐馆享受美食。然而，5月17日开始疫情拉紧，禁堂食，结伴只限二人。老师无可奈何地在简讯里说：“我已少出门，只在家里作简单的运动。吃方面，太太会亲自下厨，准备适合我口味，并有营养价值的家常便菜。”

戴老师自南大